

主旨：1950年代至60年代前半的左派歷史學者，關於「日本人」的論調如何影響沖繩史觀。沖繩位置的變化，不是單獨發生，而是在「日本人」觀的改變中進行。作者將自由主義系統的民族主義，稱之為革新民族主義。

出處：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東京都：新曜社，2006第10版）。

範圍：pp. 522-555 第21章 革新民族主義的思想

主讀者：吳俊蔚 謝濟全

第21章 革新民族主義的思想

如第19章說的，日本共產黨於1946年發表了「沖繩民族獨立祝賀文」。其內容一邊批評日鮮同祖論，一邊說：「對於沖繩諸君，他們（日本帝國主義）逼迫你們成為同一民族」，「沖繩人實因是少數民族而受到壓抑。」

然而於1952年2月，日本共產黨的機關報『前衛』，刊載放棄這個見解其表明如以下的引文，。¹

美國侵略者從佔領之初就進行著琉球人非日本人的宣傳，為了取證，開始蒐集關於沖繩、奄美大島當然就是廣大國內的琉球之文獻進行研究，因為越研究就越清楚琉球人就是日本人，所以放棄了透過獨立琉球國傀儡政權的支配統治政策，僅堅決依照舊金山和約第三條，施行永久保有沖繩基地。……少數民族的見解，立場在沖繩、小笠原的歸原戰中，形成很大的障礙。這樣的立場必須被徹底的克服，鬭爭的發展應該可以將其完全的粉碎。

¹ 前掲『戦後資料 沖繩』頁6。整理當時歷史學者主要的民族論，有松原 宏、早川二郎、石母田正、藤間生大、遠山茂樹、井上清、江口朴郎、上原專祿、太田秀通等論文，再編入歷史科學協議會編『歴史科學大系』之第十五卷『民族の問題』中(校倉書房，1976年)。同書的解說有阪東宏「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について」，為當時討論綜合民族論的稀少論文，還有批判同一時代的古屋哲夫「ナショナリズム批判の原點」(歴史學研究)377號1971年，他們的觀點為內在事物。以這類思想為研究對象的有，限定於分析石母田正「英雄時代論」言論的磯前順一「歴史的言説の空間」(『現代思想』25卷10號，1997年)。其他有尹健次於『日本国民論』(筑摩書房，1997年)Ⅴ中討論石母田的民族論等，還有川本隆志於高橋哲哉、小森陽一合編『ナショナル・ヒストリーを超えて』(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年)中，喚起對石母田正、上原專祿的矚目，近年來開啓部分關心的階段。這類考察戰後民族主義思想與復歸運動歷史觀關係之研究，在個人的研究範圍沒有發現。而且本章的前半部分，於小熊英二「忘れられた民族問題——戦後日本の『革新』ナショナリズム」(『相関社会科学』5号，1995年)中已經發表。

共產黨路線如此 180 度的轉變，對於日本方面的沖繩見解而言，有很大的影響。最大的影響就是沖繩在日本史中的地位。原因就是歷史觀變成沖繩人是「日本人」，回歸本土才是正確的運動方針。

本章驗證從 1950 年代至 60 年代前半的左派歷史學者關於「日本人」的論調，追蹤他們如何影響沖繩史觀。沖繩位置的變化，並不是單獨發生，而是在當時歷史學者對「日本人」觀的改變中進行。以及為另一個他者美國，其影響力又是如何。

作為「亞洲的殖民地」的日本

1950 年代的日本，特別是對於有進步派之稱的左派知識份子，其論調最大誤解就是所謂：「這是民族主義感情不受歡迎的時代」的見解。²不知道當時思想狀況的人，讀了這個年代進步的知識份子的作品，會對裡面出現的民族主義的主張而感到吃驚。因為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剛從大日本帝國的超國家主義中解放的時期，而要對抗反動勢力的進步知識份子，實在不會提倡民族主義。

但是在這個時代，丸山真男、南原繁、大塚久雄、矢內原忠雄等，這些所謂進步的知識份子們，都積極的提倡「國民主義」乃至於「民族主義」。而且 1950 年代以後的政黨，尤其強調民族主義的是日本共產黨。當然自由主義的南原與丸山和共產黨的思想不同，本書將特別討論自由主義系統的民族主義，並稱之為革新民族主義。³

即使如此，這個時代的知識人，為什麼會有人提倡民族主義？雖然不知道當時人的說法，但首先可以從這個時代的政治狀況來認識。

1950 年前後的日本，是過去的軍事大國，但不是當時的經濟大國。軍事力被解體，在貿易收支的赤字下，克服饑荒與復興經濟是目前的課題。而且，在舊金山和約簽署後，被安置在美國佔領軍的統治下，日本失去了國家的獨立。這個和約是欠缺蘇聯承認的片面條約，同時也簽署認可美軍繼續留駐日本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左派勢力以共產黨起始，認為這個和約只是加深對美國的從屬關

² J・ヴィクター・コシュマン「民主主義革命と国家」(葛西弘隆譯『現代思想』1994年10月號)，頁105。

³ 所謂「革新民族主義」稱呼的案例，個人研究範圍內最早發表的為坂本義和「革新ナショナリズム試論」(『中央公論』1960年10月號)。其他有高島善哉『民族と解放』(現代評論社，1970年)頁38，或古屋前揭論文也有使用此稱呼。

係，將日本置於不可能真正獨立的地位。

此時因冷戰激化與朝鮮戰爭爆發，而且經歷美國佔領軍的反赤化，共產黨於是放棄將戰後美軍稱為解放軍的規定，取而代之的是將美軍定調為「美國帝國主義」。共產黨受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影響，在日本開始走類似的革命路線。換句話說，共產黨認為日本是處於被美國帝國主義支配的半殖民地狀態，爲了打破這個狀態，主張形成「民主民族戰線」的方針。

所以於和平運動的同時，進行反對日美安保條約與美軍基地擴張的鬭爭，爲了拯救祖國處於殖民統治，以及爲獲得真正的民族獨立，放置於所謂的「愛國的」戰鬥的地位。直至稍後的 60 年安保鬭爭爲止，「反美愛國」已經眾所皆知的口號。

現在我們對於民族主義的言論大多會感到排斥。但是一方面民族主義由弱者來揹負時，不一定會受到責難。從大日本帝國中獲得獨立的朝鮮的民族主義，與美國作戰的越南的民族主義，就連抵抗蘇聯的波蘭民族主義，幾乎沒有人會以民族主義爲理由來責難吧。強者爲了排外與侵略而主張民族主義，與弱者爲了獨立與解放而主張民族主義，心照不宣地被區隔開來。而日本共產黨將因爲戰敗被弱化的 1950 年代的日本，放在與中國、印度、越南、朝鮮一樣，都是處於歐美帝國主義殖民地統治下亞洲的一員。

從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的時期，進步的知識份子，對於亞洲、非洲（A・A）諸國的殖民地獨立運動而連結到要與日本團結的時候，與其說是由從前的軍事統治者、或之後經濟統治者的立場來自我批判的脈絡，不如說多半是從「仍是所謂（美國的）的政治從屬這點上，（日本的狀況）與亞、非諸國的情形不是有共通之處嗎？」這樣的觀點出發。在此提倡「反美愛國」的民族主義，與「反戰和平」、「連結亞洲」的口號爲一體，1952 年因勞動節警官的暴行而死亡的學生，被進步的歷史學者團體－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形容爲「爲民族解放而犧牲」的「民族英雄」。⁴

在 1950 年代前半的論壇中，因共產黨所訂的主題討論「日本是美國的殖民地嗎？」。以下簡單整理各政治黨派對此問題的見解。⁵

⁴ A・A 各國的發言有『上原專祿著作集』（評論社，1987—97 年）第 14 卷頁 73。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民族解放のたたかいに倒れた近藤巨士君への追悼のことば」（『歴史評論』37 號，1952 年）頁 38。

⁵ 以下，參照坪井正、和田博雄「民族か階級か」（『中央公論』1954 年 1 月號），以及「特集 日本はアメリカの植民地か」（『中央公論』1953 年 6 月號）。在後者的特集中，聚攏了自由黨愛知揆一的「日本は断じて植民地でない」、右派社會黨曾禰益的「寧ろ植民地帝国主義の惧れ」、左派社會黨勝間田清一的「アメリカの従属国としての日本」、勞農黨堀真琴的「日本は植民

首先，共產黨認為日本因軍事、經濟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支配下，而呈現半殖民地狀態，日本的保守政權與大企業是從屬於美國的買辦勢力、反民族勢力，共產黨高唱自己是真正愛國的政黨。爲了打破這樣的情況，與其階級鬥爭，寧可以民族獨立爲優先，結合非從屬於美國資本的日本民族資本家，必須形成以共產黨爲中心的勞動者、農民、民族資本的民族統一戰線。

對此，自由黨的政治家持著「日本絕對不是殖民地」的反論。日本有美國軍隊與資本，在相互交通與國際化的時代是理所當然的事，誇大外國影響，視之爲「卑屈感」，有害國際間的友好關係。日本是殖民地的主張不過是左翼的煽動，日本在講和條約之下已經回復獨立，爲了一掃卑屈感，主張應與美國合作應可復興經濟。

另外，左派社會黨認為日本是從屬國，但不是殖民地，與揭示重視階級鬥爭的共產黨的民族統一戰線對立。右派社會黨主張日本是獨立國，但是要經過議會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張。再者，勞農黨認為日本很明確的就是被置於殖民地的地位。大致的情況是：左派政黨模仿亞洲諸國採民族解放鬥爭路線，保守政黨採取對美國的協調主義，的確產生左派主張反美民族主義的情況。

其中，眾所皆知的進步歷史學者石母田正，其著作《歷史與民族的發現》在1952年成了暢銷書。從石母田的思想中，可窺知其革新民族主義的意涵。

526 頁

石母田在其『歷史與民族的發現』序文中，陳述戰後的「日本人」蔓延著自我中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因戰敗失去自信與自尊心之外，因生活的貧困使大家變成「唯利是圖」，在「年輕人」之間普遍的狀況是「想要爬上稍微好一點地位的意志很強烈，變成不想要聽真話。來自工會本部的文書已經沒有勞動者要讀。」

6

自我中心主義的蔓延，最顯著的表現就是不關心政治。石母田舉例當時身爲反美基地鬥爭象徵的石川縣內灘漁民，向附近的城鎮訴說其困境，卻沒有獲得城鎮任何救濟的軼事。隔年政治學者坂本義和，引用觀察者說的：「對內灘狀況不關心的人同樣身爲國民」，在人們之間蔓延的自我中心，破壞了作爲「相同國民」的團結與共同情感。

地である」等文章。

⁶ 石母田正『歴史と民族の発見』（東京大學出版會，1952年）序頁7—8。

石母田認為儘管祖國呈現半殖民狀態，國土被強奪成爲外國基地是「日本人」同胞的困境，但人們沉浸在不關心與自我中心的情況造成「民族的危機」。所以歷史學者自己爲了回復「日本同志」「單一」危機的連帶感而研究歷史，「一個甚至很多的日本人是否有自覺要爲民族的驕傲與傳統做點什麼？」。石母田說「爲了證明日本民族不是甘心隸屬於美國這樣誇大的歷史，抱持著在祖國帶來和平、獨立與民主主義的偉大戰鬥革命傳統，從日本人的歷史中顯示出在那個變革的時代發揮出巨大的文化創造力」，換句話說，即創造作爲「這就是日本」，所謂革命主體同一性的「日本國民的歷史」，是歷史學者的使命。⁷石母田爲了訴求民族主義的覺醒，計畫著連帶感的醞釀與政治的動員。

這裡應該留意的，現在所說的「國民」名詞，如「國民是政治的主人翁」諸如此類的「民眾」意義來使用，當時所謂的「民族」名詞，時常被當成是「人民」、「民眾」的同義詞來使用的傾向。例如戰敗後的日本歷史學會，認爲從此之後的歷史不是國家與天皇的歷史，「必須是『人民』的歷史—日本民族的歷史」。⁸

在此的「民族」，是被置放於與天皇和國家權力的對抗關係位置。身爲德國史學者並爲大家熟知進步知識份子的上原專祿，認爲在戰敗以前只不過是被稱爲「所謂民族意識的事物，實是國家意識的投影」。他認爲「自覺民族是與國家對立，或是反對之，或是超越之，至少至太平洋戰爭爲止不是多數」，主張「總結至今爲止的日本人的民族意識—其原本應該是用來區別國家意識與官製愛國心的—是很稀薄的。」⁹

再者，以下是上原對因爲自我中心與無政府主義的蔓延，「特別是年輕人並沒有維持作爲命運共同體的民族一員的意識」這樣的話所做的批判敘述：¹⁰

也就是以年輕人爲民族共同體的意識，第一有必要對今日民族共同體與國家間的混同將以釐清。因此，首先須思考不是造民族同體，而是作爲民族共同體的政治表現的國家。同時爲國家不過是民族共同體的政治表現，要被形塑成什麼樣子並不重要。

上原認爲年輕人們對「民族」這樣言論的反對，乃認爲其是從屬於國家的民

⁷ 石母田正「弱さをかに克服するか」(『日本史研究』20號，1954年)頁63。坂本對內灘的討論有前揭「革新ナショナリズム試論」頁16。石母田前揭『歴史と民族の発見』頁16—17。石母田正「新しい年をむかえて」(『歴史評論』41號，1953年)頁3。

⁸ 「新日本史學の立場」(『日本歴史』1號卷頭言，1946年)。

⁹ 上原專祿、宗像誠也『日本人の創造』(東洋書館，1952年)頁150—151。上原著作集第七卷頁10、37。

¹⁰ 上原、宗像前掲書頁145、147。

族(民眾)因戰前的愛國心教育而產生，如果克服這點的話，那麼植入反美鬭爭的民族意識就會變得容易。國家不超越民族是「政治形體」的話，形成以民族為主體之外，就可以產生民主的國家。當然，國家作為變革的主體，儘可能必須形成民族。下一章說到，他根據這樣的思想，回應了「在國內如何克服每個集團、每個人的原子化？在此怎樣形成統一的國民戰線？」課題，提倡「要教育日本的每個人都成為民族的一員為止」，與日本教職員組合共同提倡「國民教育運動」。¹¹

上原主張作為實體存在的民族，國家為其政治的表現，否定提倡皇民化政策時，民族是由國家所形成的言論（參照第 16 章）。對於皇民化政策的言論，是以否認民族自決為目的，當然會說革新民族主義就是要揭櫫民族自決。

與上原相同，石母田以「日本人」的「民族意識」養成不充分為前提，舉出和健全民族主義的成長相敵對之兩個勢力存在。一個是排外的封建復古主義，另一個是「近代主義，世界主義」。

首先，石母田認為前者「排外主義與健全的民族主義是不同的東西」，統治者沒有有組織的教育的話，就無法培育民眾。對民眾的信賴，對他而言是絕對性的。同樣身為被人熟知的進步歷史學者藤谷俊雄，認為天皇制沒有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就無法存續緣故，要提高日本民眾的民族意識以對抗天皇制。儘管很不樂觀，當時進步的知識份子有不少人主張民族主義本身既不是善也不是惡，組織的方法要進步與反動兼顧。所以，為了對抗保守政權之戰前型民族主義的再崛起，認識到「誰得到民族？」鬭爭是重要的，並且要採取這樣的路線。¹²

那麼，後者世界主義是什麼？石母田認為它與戰前日本很多的知識份子是无法有效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元兇。他舉了永井荷風、幸德秋水作為代表。石母田認為，永井感嘆和西洋相比較日本民眾是落後的，一位自視甚高的批判者。幸德將無政府主義當作是否定國家，想要改革日本為對祖國真正的愛，混雜統治者所作的排外主義，陷入從民眾分離出來的恐怖主義中。但對於追求祖國獨立的朝鮮民族主義，也面臨態度上對國家觀念的否定。¹³

因這種知識份子的態度，戰前民眾的愛國心沒有被引導至革命的方向，而是

¹¹ 上原著作集第十四卷頁 79。上原、宗像前揭書頁 163。

¹² 石母田前揭『歴史と民族の發見』序頁 15。藤谷俊雄「民族・民族文化をいかにとらえるか」（『日本史研究』19 號，1953 年）頁 66。遠山茂樹「二つ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對抗」（收錄於前揭『民族の問題』）。「誰が民族を得るか」（『中央公論』1948 年 1 月號卷頭言）。

¹³ 對於永井與幸德的見解，參照石母田正『続歴史と民族の發見』（東京大學出版會，1953 年）收錄的「國民詩人としての石川啄木」以及「幸德秋水と中国」。

認識被建在由統治者所組織的侵略方向上。石母田對戰前知識分子的批判如下：

14

……看出國民很難抗拒侵略主義與民族主義所動員的態勢，因為本身又不是愛國主義者，所以冷眼旁觀與自己無緣的大眾的愛國主義。僅個人自視甚高，無法掌握大眾單純強烈的愛國心和組織者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因此，從大眾中孤離，無法找到進入鬥爭的方法。想要近代化日本的知識份子的善意與熱情，對於「民族」的言論與思想經常伴隨著激烈的憎惡，如果想要與其對抗除了變成世界主義外沒有別的方法，要將祖國偏向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延伸的根拔起。

石母田說的世界主義，從民眾（=民族）中游離出來，選擇利己主義者與虛無主義既不會弄髒自己的手也能拯救祖國。在東京示威群眾的學生被殺這件事，在巴黎與紐約新發行的書刊中有抱著關心的人。石母田指出世界主義是建築在他人不幸上的利己主義之轉換，並成爲作爲官吏與產業人的心意，成爲大日本帝國的支柱。且現在利用日本的從屬地位，以國際主義自稱的買辦勢力「將被世界主義者變成美國獨占資本的世界帝國的支柱的一部分」。¹⁵

還有，石母田所說不好的「近代主義」，還是沒有以民眾爲根本，乃以近代化之名義下追隨外國。他舉一個例子，戰前中國的人民對日本商品進行拒買運動之際，認爲哪裡的東西既便宜又優良就去向哪兒買，而反駁了日本知識份子的態度。另外在戰前的日本，從被日本合併的話就能促進朝鮮近代化的觀點出發，也有贊成日韓合併者。¹⁶

共同體的復古主義和原子四海兄弟主義的兩面鬥爭，就能形成更高層次的團結。這可以說是當時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論所提倡之辯証法，應用於民族主義上。如前所述進步的知識份子與全體的人們有所差異，比方說確立近代的自我，爲民主主義所不可欠缺者，與認爲近代自我和自我中心主義接近者的主張就不同。但是在當時的論壇，一方面批評復古主義與過度個人主義雙方，一面區別「國家主義」乃至「超國家主義」爲「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換句話說，爲了對抗上層「壞民族主義」，有不少知識人由下層提倡「健全民族主義」。此處歷史

¹⁴ 同上書頁 416。

¹⁵ 同上書頁 59。

¹⁶ 同上書頁 330—331。關於日本社會主義者對於朝鮮的反應，參照石坂浩一『近代日本の社会主義と朝鮮』（社会評論社，1993年）。

學的地位，爲了形成「日本國民」的目的而被賦予創造「國民歷史」的使命。石母田在『続歴史と民族の發見』中，讚賞當時在勞動學校從事教育活動的年輕歷史學徒剛野善彥，是「國民歷史學」的實踐案例，爲使勞動者提升成國家改革的主體，石母田說的「健全的民族意識」之育成是必要的。¹⁷

這樣的思想，可說是民族主義。當時批評「日本成爲美國的殖民地只是徒增日本人的悲壯感」。¹⁸但是石母田認爲很明確地「日本從帝國主義的統治民族，轉化成從屬國或被壓迫的民族」，主張「被壓迫的民族，要從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者手中奪回權力，確立自己的獨立主權，即是沒有形成『民族國家』，怎麼能僅是民族解放而已嗎，也不會有國內的進步與革命」。¹⁹如第 16 章所述，批判戰前朝鮮的獨立運動，不只限於因襲國民國家的幻想，落後民族主義的哲學者，這到底具有何種意義？

以石母田爲代表的革新民族主義，乃以這種理論支撐。可是定規日本爲亞洲的殖民地，這種將培育民族主義作爲目標的思想，結果會遇上很多的限制。

「健全民族主義」的臨界點

當時形成革新民族主義論的內部爭論點，在於「健全的愛國心」與「排外主義」之境界。這個問題隨著歷史學者內部的論爭而表面化。

其中一個例子，是刊登在 1952 年民主主義科學主協會的『歷史評論』中，以「民族的吶喊」爲題目的文章。這篇「民族的吶喊」，抄錄了幕末時期以夕張煤礦之青年勞動者爲題材的小冊子。內容提到對於爲了將日本殖民地化而渡海過來的美國黑船，和壓榨日本人民的幕府，如「完全和吉田政府的做法相同」般締

¹⁷ 石田母對於網野善彥的評價如前揭『続歴史と民族の發見』頁 151—155。不過僅見於石田母引用當時網野的文章而已，即使網野很重視勞動者的勞動，但卻不見強調「民族」的形跡，故雖說石田母曾評價網野，還是要直接附註兩者的思想併不是相同的。

近年來指出在這個時期，丸山真男的「國民主義」，還有大塚久雄揭櫫「國民經濟」等戰後知識份子，具有國族主義之傾向。可是如後面所敘述，在當時的論壇，丸山等人和本書所提到的歷史學者們相比較，傾向歸屬於很少提出民族主義的部類。本書爲了聚焦於沖繩回歸相關歷史觀的變化，因很少充分地討論戰後知識份子的國族主義緣故，想在其他的稿件中論述。

而且加藤周一的「民族主義と国家主義」（『中央公論』1959 年 4 月號），對這個時期國族主義的議論區隔，指出第三世界國族主義之獨立運動的時候，肯定其屬於「民族主義」，而否定戰前日本的時候，則使用「國家主義」或「超國家主義」稱呼。不過據筆者的大致觀察，這種區隔嚴格說起來並不適用。

¹⁸ 曾禰前揭「寧ろ植民地帝国主義の恐れ」頁 120。

¹⁹ 石田母前揭『続歴史と民族の發見』頁 420、329。而且從否定國家的立場開始，到肯定統治朝鮮的例子，其他的『世界史の哲學』座談會，主張「從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來說，朝鮮的大韓國一直不是日本國最掛念的嗎」舉出「天聲人語」『大阪朝日新聞』日期 1910 年 9 月 6 日。

結賣國的不平等條約，人民與攘夷派的武士決定起來推翻幕府，進行明治維新以造就獨立國家。²⁰

在進步的歷史學者之間對守護日本的獨立，完成近代化的明治維新的評價很高。所以，在勞動者間高唱「民族的傳統」之動向，這是他們所希望的。

但是這篇煤礦勞動者的文章，大部分是很制式的激烈。從文章題目就可以看出來，如「激憤外國人用髒鞋玷污日本的人民站起來」，「這些可恨的洋鬼子」，「吉田松陰的弟子們站起來攘夷」，「薩摩的愛國者們爲了守護日本的獨立而爭戰」等這一類的話。結論的部份主張「從日本的土地上趕走伸出黑手的洋鬼子」。²¹

對此，古代史學者禰津正治給予批評。薩長的攘夷論者僅是封建的排外主義者，吉田松陰是主張統治朝鮮、中國的侵略主義者。禰津的結論將這位作者一定是「混雜逆流到封建制度的攘夷與今日的民族獨立，說不定是從前軍部『美鬼、英鬼』類想法者」。²²

另一方面，稱讚此「民族的吶喊」，寫道「喚醒激出反抗外國壓迫與賣國政府鎮壓的熱血」。這裏確實是有很多的歷史事實錯誤。然而這是歷史學論文所見到的，由於這是借用歷史形式而進行反美的演說，即「此作品中若干史實的錯誤，因歷史類推訛誤緣故，若有歷史家允許分成兩部分去除本作品價值的話，那麼，也就沒有再次考量的必要」。²³

實際上當時即使在進步的歷史學者之中，對攘夷和明治政府如何評價也是頗有議論。井上清等人的見解，聯繫從攘夷之中超越藩，到發達日本全體民族意識的明治維新，置放「親自將日本從半殖民地化中拯救出來，當時以及稍後一直立足於亞洲進步的先驅，擔綱成爲亞洲人的光榮希望」之地位。不過卻限定攘夷只是保守的排外主義而已，明治政府後來也是「一直」轉變成侵略主義。²⁴

即使高舉著民族傳統成爲運動能量的源頭，將歷史上民族主義之排外和侵略部分去除的話，其多數的註解對這種煽動，掛在嘴巴上的則成爲惡質之物。爲此，如平野義太郎這類人主張「例如攘夷(排外主義)，所謂封建的方式與思想被

²⁰ 坂本俊夫「民族の叫び」(『歴史評論』39號，1952年)。

²¹ 同上論文頁68、71—73、77。

²² ねず・まさし「坂本俊夫『民族の叫び』について」(『歴史評論』43號，1953年)頁74。

²³ 大谷竹雄「歴史文學所感」(『歴史評論』41號，1953年)頁45。

²⁴ 引用自井上清「幕末における半殖民地化の危機と闘争(二)」(『歴史評論』33號，1951年)頁15。同樣的觀點，參照遠山前掲「二つ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対抗」，井上清「ふたつの愛國主義と国際主義」(『歴史學研究』137號，1950年)等。

推動，其民族抵抗的性格就會顯現出來」，²⁵這樣的話會陷入肯定民族主義惡質部分的自我矛盾糾纏之中。

相同的問題，也表現在圍繞歷史上民族英雄和民族文化的論爭。從戰前即以進步歷史學團體聞名的歷史學研究會，在 1951 年度的大會乃以「歷史上的民族問題」為主題召開。那時以民族問題互相論戰的歷史學者，和石母田並列知名的藤間生大，進行「古代的民族問題」報告。藤間對前述的「民族的吶喊」很受感動，但他的報告中，有引起論爭的各式各樣意義。

在藤間報告之前，書寫了說明其意圖的小論文。據他說的話，對於現在的「殖民地化」危機，有必要「讓民族團結成為勞動者的指導者」，「貫徹世界主義者、近代主義等思想的教養主義，對於外國人要給予全部人民大眾必要以上的劣等感，還有也妨礙民族的團結」。所以，「對這種民族危機的抵抗，要讓全民族明白民族自尊心，讓我民族抱持著自信，明瞭如何形成現在民族的苦心，為了圖謀現在我民族的團結必須教訓不可」。²⁶

根據藤間的報告，日本民族共通的人種、語言、國土、文化等，已經在古代時形成。其民族意識，於記紀神話，以倭王武和日本武尊(譯按：日本的古代英雄，景行天皇之子，本名小碓命，別名日本童男，曾奉天皇之命征討熊襲)這類民族英雄的形式表現出來。稍後從中國引進文化，強化喪失了曾出現民族意識的貴族統治，而且統治者與民族(民眾)的互相內鬥中，集結民族的力量建設東大寺，發明日本獨特的假名，消化佛教成本地垂跡說等，可說是形成民族特有的文化。²⁷

此報告引起大會議論的沸騰。接受天皇家命令的日本武尊前往各地征服，為何是民族英雄呢。號稱神武天皇的東征，不正是戰前佩掛金鷄勳章的復辟嗎。若是挖掘民間傳說和民眾文化等，這種民族藝術運動的話還沒話講，由統治者暴虐驅使人民所建造的東大寺，為什麼是為民族文化。

²⁵ 平野義太郎「幕末における半植民地化の危機と条約改正の二つの道」(『歴史評論』35 號，1952 年)頁 13。

²⁶ 藤間生大「『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のあつかい方」，收錄在(歴史學研究会編『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卷末，岩波書店，1951 年)頁 167。

²⁷ 以下藤間的報告與討論，藤間生大「古代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及「古代・中世の部 討論」(前掲歴史學研究会編『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關於民族藝術運動，參照山野洋子「農民の生活情感にとけ入込んで—『民族藝術を創る会』のしごと」(『歴史評論』39 號，1952 年)。其他，馬克思主義對於民族的形成為近代統一市場成立後之根源，藤間引用史達林的「民族體」概念主張古代可能有民族之論點。

對此，藤間則如此反駁。日本武尊之所以看起來像是天皇家的爪牙，乃神話本來就是民族精神健全的表現，由統治者扭曲記載造成的。雖說東大寺由貴族的命令所建造，但沒有人民的協助則無法建成。像日本武尊這種大家熟知的人物被擁戴成民族英雄有其意義，藉此統治者可以將計就計地引導至愛國教育。持反論者多為知識界，「足跡沒有踏入群眾之中」，民眾的民族意識只是被統治者所奪取而已。²⁸

歷史研究大會以論點沒有交集結束，歷史學界內部也有支持藤間的聲音。據他們的講法，果真是「全身凝聚鬥爭力從下層提升到上層，克服民族全體舊有階級，所謂進步英雄角色」的人，既是統治階層的人也是民族英雄，「文化遺產完全以民眾的生產力為基礎，縱使是因統治者的需求而塑造出來，那畢竟是民族發展所產生別無他物」。²⁹所以，若統治階級的產物不是民族文化的話，「將來的國寶會是農民革命的記載般之程度而已」，故「會說『大佛為統治階級的作品。不是人民的東西』，乃是他們將會回答『就是說啊，人民再怎樣後悔這種東西可以做做看』」。然而這樣的理論，很可能有民眾參加的行動完全正當化。³⁰

這段期間，1951年丸山真男撰寫「關於日本的民族主義」論文。據他的說法，日本位於亞洲之中，經歷了由民族主義轉化成侵略，是「由民族主義跟著完全失去其處女性的唯一國家」。因此，不僅是消滅戰前的傳統民族主義，如日、美棒球賽中狂罵美國隊的狂熱大眾一般，象徵著已深入社會的底層化，批判「假使進步陣營無論都會被片斷發現的形態所迷惑，而看錯將來的民族意識之萌芽，或是即使明白其前期的性格，但仍被目前因政治目的所動員的誘惑所驅策的話，或許不久後劇烈的反作用力將返還自己身上」。³¹丸山雖然不是否定民族主義本

²⁸ 藤間前掲報告及同『日本民族の形成』(岩波書店，1951年)頁290—291。

²⁹ 民科京都支部歴史部会「民族問題のについて」(『歴史評論』31號，1951年)頁24。

³⁰ 奈良本辰也「民族雜感」(『日本史研究』14號，1951年)頁41。藤谷前掲「民族・民族文化をいかにとらえるか」頁65。

³¹ 丸山真男「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未來社，1964年)頁154、168。而且藤間在歷研大會報告中，自己敘述古代的日本民族是「volk」，近代的是「nation」。所謂的volk和nation，乃是普法戰爭後法國的Ernest Renan(譯按：法國的宗教史家、作家，實證主義下的理想主義，著有「キリスト教起原史」，1823—1892)，以法蘭西民族由市民自發性意志形成的nation，相對於稱呼德意志民族以血與土原理建立的volk而著名。丸山在論文的頁161中，引用並肯定Renan的「國民的存在在於平日一般的投票上」言論，自立的近代市民建立自發性民族主義之理想，他讚賞明治初期的民族主義和此理想接近的地位。從這裡開始，以結合近代市民為理想的丸山國民主義論，與藤間理論相異的同時，丸山的批判不是否定民族主義，而是圍繞著理想民族主義做法的議論。近年對Renan的批判，參照鵜飼哲「フランスとその亡霊たち」(『情況』1992年12月號)，以及鵜飼哲、其他編譯『国民とは何か』(インスクリプト，1997年)。

身，他的話對確立每個人的近代自我之外，還以自發性結合的國民主義為理想，故無法肯定強調「民族文化」與「民族英雄」的議論。然而如此冷靜徹底的分析，若由藤間來看的話，還是反映出「足跡沒有踏入群眾之中」。

爲了共同連帶地建構民族主義是有其必要，但往往爲隱藏「民族」內部的對立，不免牽扯到讚美統治階級。和伊波普猷在創造沖繩民族主義之際，直接面對的困難相同(參照第 12 章)，當時的歷史學者們則是接受。不過那是別的議題，議論也不及於此，因爲存在著延伸的問題。

單一民族史觀的抬頭

革新民族主義的思想，其意圖尙未明前已產生大問題。此問題即是描繪「日本人」爲單一民族。但這種思想是爲了經由民族自決而揭示獨立，在半途必然會發生的現象。原則上民族自決，可產生獨立的結果，但其不成文的前提須是爲一單一民族國家。假若一個國家內有複數個民族的話，其狀態就不能徹底施行民族自決狀態。

再者，革新民族主義限定日本民族爲被壓迫民族，主張對於「美國帝國主義」要驅逐出境。爲此，日本民族必須從遠古就居住在列島上。戰前的考古學和古代史，盛行的說法是：以愛奴爲列島全體的原住民族，他們所建構的繩文文化，與後來的彌生文化，同時被渡海而來的天皇家其民族所征服。³²不過，假使日本民族當年是征服先住民族而占領列島的話，則大爲降低主張驅逐美軍之正當性。況且，所謂日本文化並不是日本民族所獨有，若始於渡海而來的外部影響很大的話，將有損高舉民族文化之意義。

姑且不論此事會意識到何種程度，戰後的歷史學則敘述日本民族與日本文化爲單一的。其顯著的例子，可由藤間生大之例觀之。

前述藤間的歷研大會報告，宣告「此日本列島爲我們的祖先於遠古就開始生活。所以不存在著原住民族，今後考古學的成果逐漸地將爲我們所知悉」。故和石母田的『歴史と民族の發見』並列，同爲他著撰暢銷書『日本民族の形成』的第一頁，即以「日本人爲日本列島最早的居住者」語句開始。³³或許這樣的言論，乃是爲了鼓舞土地被美軍奪走者的人心吧。

³² 工藤雅樹『研究史 日本人種論』(吉川弘文館，1979 年)。再者，參照小熊前掲『單一民族神話の起源』。

³³ 藤間前掲「古代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頁 2。同前掲『日本民族の形成』頁 1。

據藤間的話語，共同語言、國土、文化等的日本民族，在很早的古代已經成立，乃是「居住日本列島的人們在人種都是同一的」緣故。因此列島各地的小社會，被像表現出日本武尊這類神話的大和政權所強制統治合併，這不是羅馬帝國般由異民族以軍事統治的「世界帝國＝多民族國家」，乃是由天皇統一相同種族所結合的，「為形成民族而成一個重大的里程碑」。³⁴

另一方面藤間斷言「國家由征服其他種族所形成的時候，無法成為任何的民族。更是形成民族的障礙」。這是他為了反抗美國佔領所表現出來的意志吧。所以他收集當時的批評，強烈反對所謂天皇家由大陸渡海，征服列島先住民的騎馬民族渡來學說。³⁵

藤間表示從繩文轉變到彌生，不是征服民族渡海而來民族替換而已，乃是從狩獵採集到農耕的生產力發展。他讚賞古代日本民族，強調「未開化人和現在的社會階級情形相同，推測自己的生活發展知道兩個方法。一個是採取發展生產力路線，另一個則是征服、榨取的方法。兩者取其一，當時的日本人應當採取前者之方法，後者的方法則不曉得」。³⁶

當時爆發韓戰，由美國佔領軍的命令下，創設了自衛隊前身的警察預備隊。再此同時，日本成為美國帝國主義的尖兵，是否可藉著軍事侵略攻擊，脫離經濟的困境之疑慮更為蔓延。藤間揭示日本民族選擇發展生產力之傳統而不是征服，並暗示著日本的走向。

再者，藤間認為即使稻米由大陸所教導，主張「此事對當時日本人的主體性一點傷害也沒有」。例如從大陸傳來種子與技術，可以發展那是因日本民族內在條件完備的緣故。對藤間而言，渡來人以集體性遷移來傳播稻作類學說，乃偏向漠視日本民族的主體性和文化能力。³⁷

世界主義感嘆「對於外國給予人民大眾全體必要以上的劣等感」，藤間也希望「民族的塵土要讓全體民族明白，讓我民族具有自信心」，這些見解成為必然的。還有在當時，揭示脫離對歐美文化、技術等的從屬到自發性自力更生的發展，讚賞這是亞洲、非洲民族獨立運動之一環。

³⁴ 藤間前掲「古代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頁3、5、52。

³⁵ 藤間生大「古代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前掲歴史學研究會編『歴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頁174—175。藤間對騎馬民族渡來學說的姿態，可參照江上波夫、長谷部言人、三上次男、藤間生大、和島誠一「日本古代国家の形成」(『東洋文化』6號，1951年)。此處藤間反對長谷部確立純血論受優生學的影響，以及騎馬民族渡來學說。

³⁶ 藤間前掲「古代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頁35。

³⁷ 同上書頁38—46。

藤間的思量，認為日本民族的民族意識已經在古代健全發展，後來中央的貴族「採用中華帝國之異國風的文化」而失去了民族意識，藉由人民無法觸摸的輸入文化權威，榨取民族(民眾)。³⁸不難想像他的內心，認為這和被美國文化渲染，為美國效力之日本買辦勢力是重疊的。

韓戰之際出版藤間的『日本民族の形成』，以這種史觀涵蓋從繩文時代開始到七世紀前後的日本東亞史。其內容簡言之有些蠻橫，經自發性發展的單一日本民族，犯下入侵朝鮮半島之錯，統治朝鮮重踏中華帝國的覆轍，因朝鮮民族的反擊而被打敗。

藤間在本書中敘述，形容民族英雄的倭王武，對照後世貴族們的從屬於中國文化，對中國毅然決然的文書而主張日本民族的尊嚴。歧視是應該是要指出對比從屬於美國的保守政權吧。因此他在序文談到「本書撰寫的是遠古事情。可是從孤立的境遇開始，進入當時世界政治之中，在內外交迫、疾風怒濤中，一直走自己的道路，我們和朝鮮人祖先的行動，內心中有很強烈的感動。……敘述這種東亞盡全部力量的動向，認為挑選簡單的方式進行，在今天要締結對日和平條約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日本而言，這不啻具有一層的意義」。³⁹

這種傾向不只是藤間而已。例如藤谷俊雄，主張「狹窄島國日本，歷經數千年獨立生活經營著，從很早就因共通的語言而自然結合，幾乎是均衡的經濟發展，期間也沒有被其他民族所統治，切開具有獨力、共通的歷史發展，因而構成濃厚的共通心理性格，和封建以前的日本民族之歷史結合」。據他的說法「從人種來看，新石器時代的原日本人為日本民族的祖先，以後也看不出明顯的變化」。在歷研大會上帶頭批判藤間的井上清，提倡「我們日本民族，幾乎是單一的人種……這同一的日本人種，二千年來在同一個區域共同生活著，民族也成長」這點也是相通的。石母田也敘述，日本語從繩文時代開始成為固有的語言，耕種稻米的成立與其說受渡來人的影響，不如是日本民族的主體性為其主要因素。⁴⁰

1952年日本史研究大會的開會致詞，敘述「曾經輝煌的民族歷史，現在沉淪為美國的殖民地，被其軍靴所踐踏。……自古以來優越的文化，從不間斷的民族覺醒中誕生，此傳統經常在絕望的深淵中將我們拯救出來」。從立足「認為離

³⁸ 藤間前掲「古代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

³⁹ 藤間前掲『日本民族の形成』頁209，序頁2。

⁴⁰ 藤間前掲「民族、民族文化をいかにとらえるか」頁64。同「民族・民族文化とはなにか」(『日本史研究』16號，1952年)頁41。井上清「マルクス主義による民族理論」(前掲『民族の問題』)頁171。『石母田正著作集』(岩波書店，1988—90年)第12卷，頁260—261。

棄民族無法形成文化的主體」文脈的歷史學者開始，形容沒有以民族傳統為根基的文化，給予「殖民地」文化名稱。藤間以民族文化為例牽扯到東大寺的大佛，甚至發生「某些人毀謗大佛為劣質模仿大陸文化，是『汙辱的紀念碑』」程度的議論。⁴¹

再者，他們之間對多民族國家的言語，不是具有正面形象的語詞。當時對民族問題的標準解答，不是多民族的共存而是民族自決。藤間對「多民族國家」的言語，使用征服民族統治異民族的「世界帝國」之同義字。藤谷俊雄形容近代為獲取殖民地之競爭，敘述「先前形成單一國家的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從其他民族手中取得領土而成多民族國家，領有殖民地國家，早已經不是民族國家了」，「日本的統治者領有台灣與朝鮮，從中國獲取租借地，日本就形成多民族國家，成為領有殖民地國家了，益發地堵塞走向民主的民族國家之路」。這裏的大日本帝國固然是「多民族國家」，將來日本的目標是「單一的民族國家」⁴²

這裏需要留意的，「民族」幾乎是等同「民眾」的同義詞，所謂的「單一」名詞，多半使用在「團結」和「統一」的同義詞。日本代表性的國語辭典『広辞苑』，到1983年第三版為止，所謂「單一」名詞列舉其使用的例句為「單一組合」，這是勞動者積極地組織化和團結的評價用語之一。也就是「單一」名詞，不一定是負面形象的語詞，若翻譯藤間與藤谷的「單一民族」之細微差別，說不定是「民眾的團結」。順便一提『広辞苑』中，「單一」的使用例句出現「單一民族論」者，從1991年的第四版開始，這是因應1986年中曾根康弘首相的發言，解釋說明排外的政治思想體系。對於這種「單一」或者〈大家是一〉名詞的感覺，具有1970年代到80年代的變化意義。

會被舉出這麼多的民族國家例子，以前和現在都是因美國。然而當時已確立革新民族主義論者來說，經常討論美國是歧視種族與帝國主義的象徵，強調美國的黑人問題，乃多民族國家中少數民族處於悲慘統治的位置。⁴³在日本開始對多民族國家使用正面的意義言詞，乃合眾國的少數民族經公民權運動後，稍微彎屈獲得「美國人」的權利，另外越南戰爭結束，反美軍基地鬥爭幾乎終息的1970

⁴¹ 奈良本辰也「大會挨拶 討論を始めるに際して」(『日本史研究』20號, 1952年)頁1。「民族文化を生むもの」(『日本史研究』14號卷頭語, 1951年)。藤谷前掲「民族・民族文化とはなにか」頁33。

⁴² 藤間前掲「古代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藤谷前掲「民族・民族文化とはなにか」頁37、39。

⁴³ 1952年的菊池謙一「民族問題としてのアメリカ黑人問題」(『歴史評論』40號)中，美國帝國主義推進「黑人民族的斬草除根政策」，透過韓戰高舉其「以教義和行動驅使亞洲的有色人民」，強調「美國的黑人問題，直接就是我們的問題」。

年代後半期啓始。

1977 年的對談集，小說家金達壽批判日本歷史學輕視渡來人的存在。據他的論述，談到渡來人的影響時，「考慮到日本人的主體性被削減」的歷史學者很多。所以有關古代的日、朝關係，「家永〔三郎〕先生的教科書中對此事部分完全太過分，也可說那是皇國史觀」。⁴⁴描述「日本人」為單一民族乃要人們團結起來的史觀，說句風涼話，民族主義的惡行惡狀太接近「皇國史觀」了。

當然，所謂單一民族神話有各式各樣的面向，革新民族主義的面向，大都表現出一個而已。還有，例如即使揭示單一民族的「日本人」，是否也真的是「皇國史觀的東西」，和是否肯定侵略與壓抑僅重大的一線之隔而已。這個時期的稍後，出現批判單一民族神話的國內少數民族問題，吸引了幾乎全部的目光。居留日本的韓國、朝鮮人，與其說日本國內的少數民族問題，不如是統治殖民地的戰後處理問題，考量他們在日本國內共同生存，還不如希望返回祖國較好。⁴⁵日本經濟還在復甦的半路上，引進外國勞動者(外勞)這類根本是設想之外。否定存在的愛奴為列島原住民族，成為革新民族主義無法兼顧的重大關鍵，故對少數者的問題，幾乎不太去碰觸。

不過，「日本人」境界領域的人們當中，僅僅一個存有一個很大的爭議。就是沖繩。

⁴⁴ 金達壽編『日本と朝鮮』(講談社，1977年)頁278、114。

而且指出稍微令人不安的，朝鮮方面的民族主義，也使用所謂的「單一民族」名詞。例如金日化「在日朝鮮人の法的地位」(山田照美・樸鐘鳴編『在日朝鮮人』名石書店，1986年，新版1991年)新版頁151，記述「基於祖國的分離，在日朝鮮人身為單一民族，尚未能保持一個國籍」，1979年於「單一民族国家の思想と機能」(『思想』656號)中，切除批判單一民族論導火線的幼方直吉，也於1961年發表前揭「日本人の朝鮮觀」頁74記載，評價柳宗悅「透過民藝的作者，發現了擁有單一傳統的朝鮮民族」。

朝鮮的民族主義，不僅是以抵抗大日本帝國為基礎而已，戰後民眾(民族)的連帶理論，成為韓國勞動運動與民主化運動的基盤，或是促進南北對話，被評價具有助長政治正面的泉源效果。筆者的想法，近代以後的朝鮮，因著日本的合併與南北分離的事實狀態，是個邊探尋邊經驗國家範圍和民族範圍不一致的地區。為此朝鮮的民族主義，在戰前不和大日本帝國國家對立而已，戰後國家處於南北分離狀態陳述不同的意見，另外批判從屬於美國的韓國民主化立場，經常「對抗國家的民族主義」之類。可是本於一定的民主化，從現在的韓國已經確立國家之正統性來看，或許未來即使南北成立統一，朝鮮的民族主義將僅以如此肯定的機能存在毫無疑問。指出如此的進行方式，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的人們，形容以韓國為首的亞洲各國民族主義為「稚嫩民族主義」，其中包藏了微妙的政治問題。僅說明一個的，韓國以及北朝鮮的任一存在，「在日」人們的「民族主義」(這個語言表現是否適當不無疑問)，在今日還有未來也無法和國家同一化，應該是「對抗國家的民族主義」吧。

⁴⁵ 這樣的立場，在藤島宇內、丸山邦男、村上兵衛「在日朝鮮人六〇万の現実」(『中央公論』1958年12月號)等有。而且，有關日本共產黨在日本的對待處理，參照玉城素『民族的責任の思想』(御茶の水書房，1967年)的第五章「日本共產黨の在日朝鮮人指導」。

從「殖民地統治」到「民族統一」

讓日本國家的住民自覺到「單一民族」，度量其統一性到看何種範圍內的人們為「日本人」，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暫且將朝鮮人與台灣人當作「日本人」的話，即使幾乎是忽視愛奴族，對沖繩是否該成為「單一民族日本人之一部分」的統一對象，有了很大的轉換。

又要重複了，1964年當時，日本共產黨定規沖繩人為大日本帝國「殖民地」統治的「少數民族」。不過如本章的開頭，復歸運動抬頭的同時而放棄定規，因若視沖繩人為「非日本人」則成「美國侵略者的同伴」宣傳，故要強調沖繩人為「日本人」。

這種的轉換背景有幾個要因。國內政治而言，看起來還是敗戰稍後，不管怎麼說保守方面主張歸還沖繩的要求，因保守政權重視對美關係緣故，逐次往革新方面移轉。還有國際方面，因韓戰沖繩成為美軍的出擊基地，稍後成了窺伺以中國為首東亞區域的最大軍事據點，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支持沖繩歸還日本，並譴責美國統治沖繩。

這樣存在著國內的和國際的轉換要因，但最大的還是沖繩輿論快速傾向復歸本土之緣故。原本共產黨的反美路線，沖繩方面的復歸運動，在還沒有明文規定親美反共的50年代，不一定吻合沖繩輿論的主流。但是其中被美軍以「共產主義者」名義鎮壓的沖繩人民黨，在向本土請求支援的過程中，逐漸地和日本共產黨加深關係。

這種由左派擔綱復歸運動的時候，革新民族主義的思想被其所應用。換言之沖繩的復歸運動，乃被美軍將沖繩與本土分割的「日本人」，因民族的統一而成為一體。

日本置放於亞洲、非洲各國的一部分地位，揭示殖民地獨立與民族解放鬥爭的革新民族主義思想，乃是將朝鮮、中國的分離，比擬成沖繩與本土的分離。那個時候的朝鮮跟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接受美援的大韓民國、台灣分離。日本共產黨對這種狀況，認為韓國與台灣是美國帝國主義下的傀儡政權，由北韓以及中共解放南韓、台灣的民眾，完成民族的統一之前，朝鮮與中國就是沒有完成民族獨立的地位。這樣的思維在後來的越戰，延伸到支持由北越解放南越和民族統一，這種理論同樣適用沖繩。也

就是如本章的開頭，「美國侵略者的同伴」嘗試在沖繩「透過獨立國家琉球的傀儡政權的統治」，粉碎本土民主勢力的支援，讓沖繩復歸即是解放沖繩民眾，因而日本民族達成真正的統一與獨立。

「復歸運動」乃至「歸還運動」任喜好選比喻之一，相對於朝鮮民族在(北緯)38度線的分離，越南民族在17度線的分離，日本民族以27度線分離本土與沖繩。在舊金山合約生效的4月28日(稱為「沖繩日」)、8月15日，於27度線的海上，進行各從本土和沖繩開船出發，揭示民族統一的海上集會。

1964年的海上集會，由本土的政黨對立造成社會黨系與共產黨系分裂所舉辦，共產黨系的集會紀錄手冊以「民族的吶喊」為標題，由東京的亞洲、非洲連帶委員會發行。1963年於坦桑尼亞召開的A·A各國人民連帶會議中，決議對於美軍統治「日本不可分的領土沖繩」進行批判，定調沖繩復歸屬亞洲、非洲的民族解放戰爭之一環地位提高。因此本手冊上記載，人民黨委員長瀨長龜次繫著「解放沖繩縣」頭巾，高喊著「沖繩從祖國分離，打倒蹂躪日本獨立的美國帝國主義，獲得沖繩解放與日本獨立」的姿態。「沖繩縣」在當時是不存在的行政單位，賦予這個集會「沖繩縣解放國民大行進」的名義。手冊的後面寫著，訴求從「被美國帝國主義以軍事殖民地化，沖繩縣成為亞洲的火藥庫」到「驅逐美軍，獲得民族的獨立」。⁴⁶

當然這裡所謂「民族的吶喊」、「民族的獨立」，不是「沖繩民族」獨立這類事，而是歸還沖繩達成「日本民族的獨立」。其中，當然到「所有島嶼鬥爭」的時點為止，微弱的「沖繩民族」表現已消失，復歸運動中的「民族」，此名詞指的是包含沖繩在內的日本民族。復歸運動中很愛唱的「歸還沖繩」歌曲，其「民族」的用法很明確表示。⁴⁷

擊破敵人的土地 燃燒民族憤怒的島嶼 沖繩啣。

我們我們的祖先 以血和汗守護養育的沖繩。

我們要吶喊 沖繩啣 我們的地方 沖繩啣。

歸還沖繩吧 歸還沖繩吧。

當然，這裡所說的「民族」、「祖先」，指針對包含沖繩人的全體「日本人」

⁴⁶ 沖繩返還國民運動東京実行委員会編『民族のさけび』(東京都アジア・アフリカ連帶委員会，1965年)。沒有記載頁碼。27度線的比喻，除本書外在藤田秀男『沖繩の叫び』(潮流出版，1967年)等可看到很多。

⁴⁷ 全司法福岡支部做詞、荒木榮作曲「沖繩を返せ」。

之名詞，以「日本人」身分要求「歸還沖繩吧」。所以定調沖繩與日本是「同民族」，對照由美國統治則是「異民族統治」的稱呼。

這種背景的起源，歷史學者之中，也定調沖繩為日本民族一部分之見解。至少也在 1952 年，藤谷俊雄主張「〔從遠古〕東北到九州到南方的奄美大島，甚至現在與日本分離的沖繩為止，使用共同的語言，進而因共通的感情與心理羈絆一起」，及「單一民族的日本」從古代起沖繩就已經包含在內。另外因不同的政治系統，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後翌月，由柳田國男發表「海上之道」演講，強調沖繩為日本之一部分。翌 1953 年，『歷史評論』編輯沖繩史特集，沿襲著戰前日琉同祖論的基本框架，主張沖繩人為古代日本民族分枝之一，所以視沖繩為異民族，薩摩的禁止同化政策，擴大日本與琉球的差異，戰前的歧視沖繩而產生偏見。本張開頭引用『前衛』的論文，提倡沖繩人從古代開始「在日本列島的繩文式文化圈一帶同質文化很發達」，主張「少數民族的偏見」又會再助長日本帝國主義。⁴⁸

以後，這種否定沖繩＝少數民族觀論點，在歷史學上定調流傳。歷史學者井上清，1957 年敘述「我們日本民族，大體上是單一民族」，論述如下。⁴⁹

沖繩人是單一不可分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嗎，或者不是日本民族的一部份，到敗戰前擁有日本國籍為日本帝國內的少數民族，對此的回答如何，對沖繩問題日本人的方針，有決定性的誤差。沖繩人在明治以後隨著日本近代的發展，殘留的方言很多，但基本上和一般日本人可以日語講話，跟日本人的一般生活區域相通，其經濟生活也成為日本經濟不可分之一部分，擁有一般日本人的共通性格，也就是日本民族的一員，決不是少數民族。因而現在沖繩在美國的統治之下，被強制和單一不可分的日本民族分割，沖繩處在美國的統治之下，連四國或者九州也要與日本分離放置在美國的統治之下，以民族問題的立場而言，沒有什麼差異。

統合對象的區域會以「四國或是九州」來比擬，諷刺地說和戰前運用在朝鮮、台灣同化論的論調類似。再者，井上批判德田球一委員長時期的共產黨曾拍發沖繩獨立電報「有關民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完全是錯誤」，如此敘述。

有關產生如此的錯誤，多少有歷史的理由。沖繩和日本民族融合迄今未滿

⁴⁸ 藤谷前掲「民族・民族文化とはなにか」(頁 42)。金城朝永「琉球の歴史と文化」(『歷史評論』48 號，1953 年)。前掲『戰後資料 沖繩』頁 6。

⁴⁹ 以下，井上的引用前掲「マルクス主義による民族理論」頁 175-177。

百年，而且其融合，不僅是勉強沖繩與本土經濟、文化發展的當然結果，從天皇制權力對琉球王國的侵略統合開始，其後也一直以沖繩為半殖民地榨取和壓迫的對象。此事只是具有階級意識的沖繩人，陷入德田氏錯覺的理由之一。即使如此，此後還發生多麼錯誤的悲劇。

基於「天皇制權力」的「侵略性統合」，即使被「半殖民地的榨取和壓迫」，其結果若能說日語使得經濟也統合的話，可以成為「單一不可分日本民族之一部分」嗎。

會在這樣的地位，和井上開始理解當時的馬克思主義有關係。馬克思覺得法國革命政府壓迫南法國講 Occitanie 語等少數語言，是歷史進步上不得已的代價。列寧曾討論強化經濟結合，緊接著不得不讓蘇聯內部的少數民族學習俄羅斯語。史達林本身即是被同化講俄語的 Gruziya 人，以語言、區域、經濟、文化的共通性為民族之條件下，不重視過去的歷史。⁵⁰

理解這般的馬克思主義，例如暫時之間即使被強權所統治，其結果若能統一形成民族的話，在歷史的進步方面，招致了必要之惡地位的結果。石母田對俾斯麥在強權的統治下，促進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和近代化所擔綱的功能有著極高的評價。⁵¹藤間對即使是天皇家之一員，成為民族統一英雄日本武尊的評價，也是在相同的背景。

戰前因對沖繩的歧視，責難將沖繩人「視為異民族」的文脈，另一方面對同化政策的批判微弱。1953 年『歷史評論』的沖繩史特集，評價有關「對琉球的同化政策」，統合「禁止使用方言的處罰牌制度多少有些過分，強制普及標準語(沖繩稱普通語)的互相作用，有快速的成果，一直以來本土的人動輒視做不同人種，另外被強加特別待遇的沖繩人也……生活樣式、事情的思考方式等，幾乎和本土沒有甚麼變化」，可說強權的民族統一具有一定明確擔綱功能。⁵²

當然這種轉換，不可能沒有絲毫的屈折。1960 年石母田的沖繩論，批判戰前日本對沖繩的歧視，敘述「縣民，不想再次成為日本人也覺得不可思議」。⁵³同時他主張「儘管沖繩縣民不屈服〔美軍的〕鎮壓而吶喊復歸祖國，自己的民族

⁵⁰ 當時的歷史學者對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的民族問題、標準語問題理解，參照石母田正「言葉の問題についての感想」(收錄於前掲『續歴史と民族の發見』)，藤間前掲『日本民族の形成』頁 286-287，井上前掲「マルクス主義による民族理論」等。

⁵¹ 石母田對俾斯麥的評價，前掲『續歴史と民族の發見』頁 342-346。

⁵² 金城前掲論文頁 27。

⁵³ 以下，石母田的沖繩論引自「民族・歴史・教育」(石母田著作集第 16 卷)頁 203、205-206、207。

意識，和過去利用民族主義的時代不同，因結合民主主義要求的新民族意識而有自信」。因此日本與德國不僅同是分裂國家，批評本土方面對沖繩不關心，書寫著「所謂的琉球語，過去的沖繩代表封建的、半獨立的，相對於沖繩成爲日本之一部分後代表近代的沖繩」。

石母田對大日本帝國在沖繩進行相關的同化政策，如此敘述。

從出身沖繩的友人，他還是那霸中學生的時候，有次在教室沒有使用標準語講沖繩方言，以前讀過『居禮夫人傳』思念從俄羅斯帝國脫離的波蘭學校同時，一方面以標準話形成近代的民族歷史，重新思考到底要成爲怎樣的國民。

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格言的近代法國民族，對南法國普羅旺斯人成立以相同的過程統一，近代民族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石母田曾說過，大日本帝國同化政策爲民族統一的必要之惡。所以符合本沖繩論的原型，1952年他書寫了有關討論東北地方與標準話間關係的文章。⁵⁴他說到「東京方言在驅逐東北地方的過程中，中央政府等同壓抑和榨取，讓喜愛慣用鄉土語言的東北人覺得非常可怕」，形容東北是「由天皇制與獨占資本的一個殖民地」。其實，東北是他的故鄉。

有自己本身是「殖民地」出身的人，明白剝奪文化痛苦的石母田，爲何會肯定沖繩的同化政策呢。他引用馬克思的「國民公會的鐵拳讓南法國住民開始成爲法蘭西人，爲了補償他們被剝奪的民族性，給予他們民主主義」話語，這是爲反對擁護地方語言的木下順二所提出的論點。

如南法爲法國的保守部分一般，據石母田說東北也是，由「原本舊式封建制」所統治的後進區域。那是明治維新時候佐幕派的中心地區，戰前是「『忠良』且頑健的步兵」供給源，戰後也有很多保守黨議員輩出，是「反動與反革命的據點」。他爲此緣故，述說「我有個小心願多麼非常羨慕可以高唱『出生自由與革命土地』數數兒歌，土佐地方出身的同學」。

石母田認爲東北在日本近代化中，因強權統治下的近代化，是經歷馬克思所說「無慈悲歷史發展」的場所。此外他說「基於天皇制的絕對主義，征服和統治封建的東北如何地苛酷……維新以後，東北脫離了封建的孤立，形成統一的日

⁵⁴ 以下，以下，石母田的東北論引自收錄前掲『續歴史と民族の發見』，「言葉の問題についての感想」頁303、307—310。

本國民，捲進所謂偉大進步的運動，當然說是為了製造解放東北的條件，即使只是促進的那個點也是偉大的歷史進展」，並主張「東京方言成為全國的標準語……成為讓孤立、割據的封建日本形成國民之一個必要條件」。他對沖繩所顯現的見解，不超越此事的延伸範圍。

他們要求從「美國帝國主義」中獨立和解放，揭示「日本人」具有單一的文化與語言。然而，其中若不是由強權統治下同化政策所制定的話，故為此緣故，若肯定統治周邊區域被解放的話，他們揭示的民族獨立、從統治中解放，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對此的回答，他們終究沒有顯現出來。

民族統一下的琉球處分

這些歷史學者當中，關於沖繩的議論有一個焦點。那是琉球處分所處的地位。

如前述，戰敗稍後沖繩獨立論的前提是，沖繩人和「日本人」相異的少數民族，沖繩曾為獨立國，進入明治後被大日本帝國侵略的歷史觀。也就是所謂琉球處分為侵略的歷史觀，成為獨立論的前提，這是以民族統一的復歸運動所無法調和的事物。

另外在對外，以復歸運動方面來說，不能說琉球處分是侵略。會這樣，如第 18 章所見，1943 年的開羅宣言敘述，一方面提倡讓朝鮮、台灣、東北等獨立或歸還中國，「日本國依靠暴力以及貪念所略奪其他的一切地區」，將日本驅逐出去。因這裡「一切的地區」沒有明確表示地名緣故，沖繩是否能符合，則由解釋琉球處分是否為侵略來決定。

頁 548

也就是說，若琉球處分是侵略的話，日本將喪失要求歸還沖繩的國際根據，這對復歸運動而言是個死活問題。所以從結論來說，有關和同化政策一樣的琉球處分，即使是強權的「從上層開始的民族統一」，對歷史進步有所貢獻，故定調於不是侵略的歷史觀。

這樣的場合，將如同戰前日琉同祖論的歷史觀一般低劣。1953 年『歷史評論』的沖繩史特集中，沖繩史學者金城朝永，引用伊波普猷的話語，主張「廢藩置縣是一種的奴隸解放」，論述「反對廢藩置縣的新制度，主要是王府關係的上

層統治階級者」。⁵⁵這種歷史觀，完全在人民黨等沖繩方面的復歸論者間存在，在此賦予歷史學上的權威。

1957年，還是由『歷史評論』刊載的沖繩史特集企劃，成為到六〇年代為止復歸運動的歷史觀原型。本特集以出身沖繩的歷史學者新里惠二為中心，表示「沖繩人在人類學上為日本人的一個分枝，其語言在語言學上屬日語的一個分枝」，薩摩禁止日本語言和文化的同化，是「大為阻撓正常民族意識的成長」，反對廢藩置縣的琉球王府保守士族，主張「開明的士族歡迎『合併』，以農民而言，寧可期待、殷切盼望明治政府的新制度」等事。對琉球士族的評價極為低落，批判「置縣處分以後，以舊王府為背景的前朝上層部分，於統治特權階級之中，有許多的保守退縮之徒，期待清國的協助，事事和政府的政策有所摩擦」。⁵⁶

當然，新里等的歷史觀中，並不是完全肯定明治政府的政策。其中被指責的部分，主要是本土方面「視為異民族」，和其他府縣的「歧視待遇」，及「排斥待遇」，因此是禮遇琉球王府士族的舊慣保存政策。強烈批判政策的結果使得經濟困境，人事行政冷淡對待沖繩出身者等。另一方面，置「沖繩置縣以後的政策，舉出最具有成果的，是教育」之地位，「年輕的世代中……不拘泥自己為日本人者，多麼地越來越多」有很高評價。據新里等的說法，「『同化』成『日本人』過程的同時，集結被壓抑、分散的日本國民，排除民族的偏見，以沖繩縣民為同胞，一起排除陳舊事物的意識，確實有成長」經歷過程。⁵⁷

在這種的歷史觀中，本土方面存在著「視為異民族」，薩摩的禁止同化政策，乃維持琉球王國框架以保持利益，明治政府懷柔舊士族的舊慣保存政策，在統治者方面的思維上乃是想注入人民偏見。戰前沖繩方面的運動之中，琉球士族們的琉球救國運動、和以特別自治為目標的公會事件，置保守士族的反動行為之地位。和此相對被讚賞的是出身農民謝花昇(參照第10章)，以「日本人」身分進行參政權請願運動。謝花的運動在權利方面，為推動進行沖繩國民統合之先驅且有很高的評價，因為存在著謝花曾和中江兆民與幸德秋水交流的傳說，所以給予「沖繩的自由民權運動」稱呼。

本土的自由民權運動與謝花的交流論說，如戰前以自費出版的大里康永『義

⁵⁵ 金城前揭論文頁24-26。

⁵⁶ 新里惠二、喜久里峰夫、石川明、「現代沖繩の歴史」(『歷史評論』83號，1957年1月)頁4、9、13、17。

⁵⁷ 同上論文頁25。

人 謝花昇傳』所主張般。大里是社會福利團體的活動家，他的活動範圍在深川朴春琴(參照第 14 章)之選舉地盤上，這是朝鮮人與沖繩人等勞動者被歧視、貧困的地區。他對這樣的情況中，執筆撰寫形容謝花為「義人」，尋求和本土間制度平等為目的的書籍。

實際上，關於參政權問題，謝花遺留的書寫原始資料到現在幾乎都不存在，謝花以何種思想進行議會的請願活動原因不明。但大里的書本對表現很多的「沖繩獲得參政權，不單只是得到選舉權，放逐由藩閥政府所任命『總督』奈良原，廢棄總督式政治」，1935 年初次出版的本書，大里考量的是從當時朝鮮、台灣獲取參政權運動與謝花重疊之視角。⁵⁸

謝花的運動在復歸運動中快速地受到矚目，戰前大里以自費出版的書，也在六〇年代再度刊行。如後面第 23 章所敘述，再次質問對於復歸運動產生的疑問，以及對於謝花運動的評價，對大里所謂和本土自由民權運動交流的傳說抱持懷疑。第 13 章曾敘述，若思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和日本方面自由民權運動相比喻的話，大里將謝花的運動與自由民權運動互相聯繫，或許受到時代的影響也說不定。

這樣的沖繩史，特別是琉球處分的定位，在當時並非沒有反對論調。在日本史之中，井上清和新里的論爭眾所周知。如前述般，井上批判沖繩人為少數民族的看法，有關琉球處分，提倡「琉球從古代起可說是很小的獨立國」為前提，「明治政府將其合併的做法，不得不說是侵略」。⁵⁹

新里從 1957 年的時候開始反對井上的見解，1963 年比嘉春潮與霜多正次合著，由岩波新書『沖繩』，加上徹底的反對言論。這裏強調沖繩人在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上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薩摩視為異民族而禁止同化的流布偏見之同時，提倡「反對琉球處分的是琉球統治階層」，「不能說人民反對，客觀上反而具有一種解放的意義」。所以，對於井上的見解，琉球王國在薩摩侵略攻擊後，完全已不是獨立國家，故「日本統一成為近代國家，以視作他藩將沖繩縣納入版圖之舉，還是不能說是『侵略併吞』」。⁶⁰

新書『沖繩』，反映出這個時代色彩濃厚的革新民族主義。也就是「沖繩歸

⁵⁸ 大里前掲『沖繩の自由民權運動』頁 181。

⁵⁹ 井上清『條約改正』(岩波新書，1955 年)頁 26、30。

⁶⁰ 比嘉春潮、霜多正次、新里惠二『沖繩』(岩波新書，1963 年)頁 124、127。琉球處分論爭經緯的論文，參照新里惠二編『沖繩文化論叢一 歷史編』(平凡社，1972 年)

還祖國成爲全民族的課題」，不僅是「爲了防衛祖國，沖繩縣民所做的犧牲，不會比任何的日本人更差」，「對沖繩的國民連帶意識」薄弱，有「日本民族主義＝民族的連帶意識弱點」之原因。這個理論當中，視沖繩爲「異民族」，是日本民族意識不成熟，及統治者的政策所引起的歧視，「琉球人」爲歧視字眼，「沖繩縣人」的稱呼才是正確，「所謂的琉球名詞，原本就不是沖繩本來的稱呼，而是中國人冠上的名字」。⁶¹所以戰前的舊慣保存政策，備受批評的同時，謝花昇的參政權運動當然很受到讚賞。

新里等強調沖繩到此爲止爲日本一部分的背景，不只是如前述的政治事情而已，日本社會對沖繩不理解和偏見。新書『沖繩』中，1954年接近沖繩日本社會黨的訪蘇使節團長，發言「在沖繩有日語新聞嗎」，前首相大臣芦田均敘述「沖繩的土人在戰前吃椰子，赤腳走路，現在托美國的福不是過著很好的生活嗎」。因此一般的偏見例子，並列「沖繩和琉球是相同的嗎」、「靠近菲律賓嗎」、「教科書是英語嗎」、「雖是沖繩〔出身〕日語很流利」等言語，還有「沖繩人的種族幾乎是日本人嗎」。新里自己在戰敗稍後，仍於本土的舊制高校在學時候，聽到同學說「沖繩的原住民過著怎樣的生活」，記述回答「我就是沖繩的原住民。你認爲和日本人有什麼不同嗎」，「開始陳述沖繩人＝日本人論」的經驗，爲對抗對沖繩的偏見，日琉同祖論成了必要的狀況，戰後也不能改變。⁶²

當時本土方面對沖繩一般的理解和關心程度，可說視爲極遙遠外國的層級。沖繩到底發生怎樣的侵害人權，那等同對韓國、台灣的侵害人權與自己隔離甚遠般的關心。對復歸運動方面而言，這種本土方面的關心，該如何引導從〈當作國際新聞〉到〈當作國內新聞〉的重大課題。爲此緣故，必須強調沖繩是「日本」的一部份，「同爲日本人」。從沖繩方面，也屢屢運用「小指的痛楚是全身的疼痛」的表現，論及國家有機體的比喻，乃爲喚起本土方面的關心所使出之苦肉計策。

新里的新書『沖繩』，當時廣泛地被接受爲對沖繩問題的貴重入門書。井上清稍後也修正見解，此後復歸運動的歷史觀，幾乎都脫離這裡敘述的軸線範圍。這樣的傾向，持續到復歸運動萌生疑問的六〇年代爲止。

因此這個時期歧視戰前朝鮮、台灣進行「日本人」化，從另一面歧視沖繩

⁶¹ 同上書頁 12、4、14、21。

⁶² 同上書頁 3、7-8、12。新里·喜久里·石川前揭論文頁 3。

進行的從「日本人」排除。1966年發行所謂『現代日本の歧視』書籍，譴責在戰前「消滅朝鮮人身為朝鮮人意識的政策」，「讓自己認為是日本人的政策」，在本書中敘述「統治者方面來說，沖繩人不是日本人，沖繩縣人雖是『日本國民』，但和其他府縣人些許的不同，此思想工作分表、裡進行，現在仍進行中」，「例如他們，沖繩縣的事情稱為『琉球』，沖繩縣民則是『沖繩住民』或『琉球人』，稱本土為『日本』還是『內地』，表面上日本對沖繩不是努力成為別的一個獨立國家嗎(『內地』相對於『外地』即是殖民地)，」。所以在這裡也是「沖繩人民成為日本人歸還日本，日本固有領土的沖繩縣歸還日本，就是回復原來的樣子」，強調若沖繩歸還的話「日本無法達到真正的獨立」。⁶³當然這樣的復歸運動不認為琉球處分是侵略，乃日本復古「恢復本來的樣貌」。

成為責難用語的「琉球獨立論」

如此眾多之中，反對新里等歷史觀的稀有例子，為新聞工作者森秀人。1963年，森氏給予新里等的新書『沖繩』書評，「因日本軍隊出兵才開始實現合併沖繩，從人民喜悅的奇妙民族主義史觀立場而言，恐怕〔自己〕到死為止都沒緣分」嚴厲的評語。還有森氏覺得沖繩存在著繩文式陶器是「民族主義史家」的宣傳，不離「這是人為的，想以證明沖繩人從古代開始即是日本民族為志向，極端的政治民族主義者」所偽造學說，主張琉球在明治政府侵略前為獨立國家。⁶⁴

森氏如此主張的背景，涉及到當時存在著共產黨的左翼運動問題。如前所述，共產黨的民族統一戰線路線，定位日本為美國的從屬國，大致上以反美鬥爭與民族獨立為優先，目前和日本內部的民族資本家合作。但是，即將因快速經濟成長而復興的日本資本於亞洲活躍，日本失去和亞洲、非洲一樣是從屬國地位的說服力。正當那時候，激進派學生組織在五〇年代後半開始和共產黨路線不歡而散，不久後形成新左翼潮流，這是日本的左翼運動受共產黨暗處影響力之時期。因此，森氏老早就取材沖繩甘蔗栽培的真實情況，控訴本土資本剝削沖繩的勞動者，反對反美鬥爭優先於與日本資本爭鬥的方針。

根據森氏的話，日本共產黨和其合作的沖繩人民黨之民族統一路線，充滿

⁶³ 東京部落問題研究会編『現代日本の差別』(汐文社，1966年)頁128、85、111、112-113。

⁶⁴ 森秀人「ひきさかれた歴史」(『日本讀書新聞』1963年2月11日號)，同「沖繩解放戦線の国籍」(『日本讀書新聞』1963年4月15日號)，同「祖国復歸論と日本独占資本」(『日本讀書新聞』1963年6月10日號)。

「種族偏見與向民族主義傾斜」，「日本獨占資本侵犯的結果，隱瞞沖繩人民不人道的工作環境之事實」，將沖繩人民的憤怒「只集中於反美鬥爭上」，僅是成為「爲了合理化復歸運動，日本宣傳描繪出來民主的烏托邦(Utopia)」。他進而指出日本共產黨和沖繩人民黨，在敗戰稍後沒有揭示復歸運動路線的事實，爲了解放沖繩，不是重要的沖繩人是否爲「日本人」，而是「既然否定國家、否定階級統治，創造真正的國際主義」。⁶⁵

新里對森氏意見的反應很嚴厲。據他的論述，沖繩發現繩文陶器爲學術界的定論，所謂琉球爲獨立國家，和『獨立滿州王國』存在論說相同程度的胡言亂語，去除「歸納起來即使是一個沖繩研究者，考量以森氏爲對象進行學問討論類，會認真地相信嗎。非常地自滿自大」。他也再批評森氏的思想。⁶⁶

列寧曾說過「有關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誇耀」，俾斯麥的德意志民族統一，可以「統一分散的德意志人有助於經濟的發展」，「為進步的歷史事業」。馬克思也說過中世紀末期北法民族對南法民族的壓抑，不是招致「非常羞恥且不正派」嗎。

僅觀察歷史的全貌，嚴厲地批判明治政府對沖繩政策的同時，承認置縣處分爲正確歷史的必然立場，對日本革命說三道四者而言，幾乎是當然的。

新里更主張「森氏『既然否定國家、否定階級統治時真正的國際主義』等，提倡如夢話般的革命理論，對我們而言必要的，是日本這種特定民族國家的國家權力從人民手中奪取」。

新里反對森氏的論文標題，有「無負責任きわまる言いがかり—森秀人氏は琉球独立論者か」和「琉球独立論者の“迷論”一無知と大言状語の挑撥者・森秀人氏への批判」，可以理解在這個時期對「琉球獨立論者」的責難形容。既然共產黨的路線轉換與復歸運動的進展，所謂「琉球獨立論者」名詞，視沖繩爲「異民族」的「歧視論者」，追隨美國而分裂民族統一戰線，想要擁護「傀儡國家」，等同「賣國奴」的同義字而被使用。

新里和森氏的論爭，沖繩人民黨的前中央委員國場幸太郎也加入，質問復歸運動路線延伸議論，國場圍繞著運動路線，跟瀨長龜太郎等人民黨主流派對立

⁶⁵ 森氏前揭「沖繩解放戦線の国籍」。關於這個時期森氏的思想與甘蔗栽培勞動調查，參照森秀人『甘蔗採伐期の思想』（現代思潮社，1963年）

⁶⁶ 新里惠二「琉球独立論者の“迷論”」（『日本讀書新聞』1963年6月24日號），同「無責任きわまる言いがかり」（『日本讀書新聞』1963年5月6日號）。

而退出人民黨。

國場和森氏不同，重視沖繩為少數民族的看法而利用美國為其經緯，對過去的民族統一戰線路線也恰如其分的評價。據國場的說法，本土當然「在美軍的佔領統治之下，連沖繩也是，『民族主義』沒有以運動的型態存在，情勢逼人不由得低頭」，有「現在，從精神主義的『民族主義』脫皮，階級性格與國際性格加諸於身」之必要。所以，「單只是將日本的革新政黨綱領機械性地轉移到沖繩，或者是將日本革新政黨的最近鑄模納入自己本身，覺得這是無法達成的」。新里等人強調沖繩人為「日本人」，基於民族主義推進復歸運動，但國場主張「沖繩問題以民族統一的封建制度下市民之民族主義課題為重點，考察後向之結果開始產生偏向心情的民族主義，面臨實踐的課題後開始向遠方出發」。⁶⁷

可是新里對於國場的意見，嚴苛批評「老兄的理論工作，對政治沒有成果且有害處，科學方面也有錯誤」。據他的話，沖繩不是美國的殖民地見解，結果對美國奪取沖繩的過小評價，僅是「美帝國主義的“免罪論”」。⁶⁸新里也是搗亂運動的團結即敵方的內奸之世界觀。

觀察新里對森氏與國場的反對論，他更為著急的是批判森氏和國場等民族統一戰線路線，仔細觀察「以一貫之但沒有顯示任何的實踐結論」。以新里來看，批判復歸運動但對美軍統治沖繩卻置之不理，是有這麼回事。當時，「各島嶼鬥爭」和六〇年安保鬥爭的熱潮一旦冷卻之後，即所謂的運動停滯期，新書『沖繩』也記述，1962年4月於東京召開「要求歸還沖繩國民大會」，僅不滿五百人集會。⁶⁹在這種的狀況下，一般非常少去關心和強調沖繩人為「日本人」，對很努力鼓勵消除歧視與復歸運動的新里而言，沒有顯示具體替代案而加諸了批評，想必也會忍耐吧。他形容森氏的主張是「如夢話般的革命理論」，說不定表現出如此的焦躁感呢。

從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沖繩是「日本」的一部份，讓復歸運動成為民族統一的見解，同時確實定調相稱的歷史觀。其中，指出本土的對立與琉球處分的侵略，視沖繩為「異民族」而有所歧視，將「琉球獨立論」當作美國帝國主義的內

⁶⁷ 這個時期國場的論考，連載於『日本讀書新聞』1963年7月8日號、8月19日號、8月26日號、9月2日號、9月16日號、11月4日號，這裏引自「日本独占資本の協力の根拠」（『日本讀書新聞』1963年9月16日號）以及「沖繩の日本復歸運動と革新政党」（『思想』1962年2月號）頁90、91。

⁶⁸ 新里惠二「なりそこないの構造改革論」（『日本讀書新聞』1963年10月7日號）。「米帝國主義の“免罪論”」（『日本讀書新聞』1963年7月29日號）。

⁶⁹ 同上論文。比嘉、霜多、新里前掲『沖繩』頁13。

奸者。所以這種論調，不久之後也影響了沖繩內部的動向和意識。